

士师记系列讲道 (1)

妥协的民，不妥协的神

士师记 1 章 1 节~2 章 5 节

普杰西牧师 2018 年 3 月 4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6 年 10 月 29 日

我认真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愿意在哪些地方偷工减料、打点折扣？为了达到某个目标，究竟多大程度的道德妥协，是你觉得可以接受的？

比如，在报税表上撒个小谎，只要能带来相当大的好处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况且，政府不是也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吗？又或者，求职申请有些地方不完全准确，只要我知道，自己不论有没有他们要求的资格，都能胜任这份工作，何必那么计较？

再比如，我没有把整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告诉配偶。假如全说出来，也许就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；但作这个决定，对他或她也有好处。所以，有些细节还是略去比较好。

年轻人，你们又愿意作哪些明知父母或主不会赞同，却觉得非作不可的小事？尤其是十几岁、正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，若要融入同伴，不是总有些地方，显然需要妥协吗？

偶尔讲个不合宜的笑话，撒一个小小的谎，使自己显得更酷一点；听一些、看一些家中原本不允许的东西，只要能使我进入这个圈子，又有什么大不了？

为什么考试时不能作弊？人人都这样。或者，把网上的一篇文章抄下来交上去，任务不就完成了？反正老师教得也不怎么样，我也不关心这个科目，只不过为了拿到学位，才不得不学它。

又比如，教会在那些明显与社会文化不合拍的原则上，放松一点，有什么不对？不是因为认真研究了那些困难经文，作出了新的解释，而是因为，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更大的事，我们真要让人把我们看成老古板、动不动就反应过度的基要主义者吗？为什么不能稍微柔和一点？

我们常会这样说，至少心里会这样想。我们知道这些话不好公然说出口，却仍在内心为自己辩护：目标是好的，无论是金钱、成功、受欢迎，还是安全感；况且，所有人都这样作。我们若不跟着作，就无法竞争。因此，只要目标是好的，有些事就可以作。

这也解释了，为什么对方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有婚外情时，我们义愤填膺；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作同样的事时，却说，我们关心的是他的公共政策，不是私人道德。

人为什么在道德和伦理上妥协？这现象在四周，在眼前，也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个文化，常把道德当作减肥计划：总得安排一个可以放纵的日子，否则怎么坚持到底？有些地方就是必须妥协，有时候，为了最后的结果，妥协甚至显得很合常理。

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，不只是作弊越来越普遍，甚至人作了，也不再觉得那是坏事。不是以前的人从来不在考试或人际关系中欺骗，而是如今一些研究发现，人们越来越不把这当作道德上令人震惊的事。从前至少还知道，这是在妥协；如今却觉得，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人人都作。

丹·艾瑞里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一篇题为《我们为什么说谎》的文章中写道，既然大多数人都会作一点弊，那么，下一个问题就是：什么会使人作弊更多，或更少？他们的实验发现，当人对金钱回报的感受，在心理上变得较为间接时，作弊就会增加。另外，如果房间里另一个学生明显已经在作弊，其他人也更容易跟着作。

看来，作弊是会传染的。文章说，当道德遇到那些强大的心理理由时，就会退缩：“我不过作了一点点手脚”“人人都这样”“这是为了更大的好处”。然而，开始时的小事，却从来不会一直停留在那么小的程度。

他接着说，注意那些明目张胆的恶行，当然很重要；但更重要的，也许是阻止那些较小、却无处不在的不诚实。我们每个人都受这类行为影响，既可能是施行的人，也可能是受害者。尤其当我们知道，欺骗具有传染性，小小的越轨也会使心理防线越来越容易松动时，就更应当认真面对。

那篇文章最后的意思很简单：只要所得的好处，大过妥协本身，我们就觉得，小小的妥协算不了什么。如果周围的人已经在妥协，我们也更容易加入他们。而最后一点是，小事从来不会一直只是小事，它总会长成更大的事。

简而言之，这正是士师记所讲的。一群蒙召成为圣洁的人，却给自己留下例外。他

们住在一群很不圣洁的人中间，从起初小小的妥协，一步步走到圣经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暴行。

对我们许多人来说，这卷书似乎很陌生，距离很远，甚至令人不舒服。我们也许觉得，这样的书，怎么可能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？但结果你会发现，全书所围绕的，恰恰是我们每天都面对的问题：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为了得到它，我们愿意作什么？

你为什么在神的律法上打折扣？我为什么这样作？归根结底，因为我们也生活在别神环绕之中，那些神不断拿出诱惑，使我们觉得，它们所提供的，远比单纯顺服圣经中的神，更有吸引力。

总有某样东西，是我们更爱、更想要、更渴望，也看为比道德原则、比神那不可更改的律法之声音，更有价值的。

想想看，过去这一周，你犯过多少罪？刚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已经思想过。盼望你读那些认罪的话，不只是觉得，听起来很有宗教气氛，好像某种离自己很远的语言；而是真的认真面对，其中所说的是什么。

那里写下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神对你的实际要求。只要偏离一点，你就违背了祂所要求的。我们最难面对的，是自己早已习惯偏离神的律法，以至再犯的时候，竟不觉得震惊了。

圣经中的以色列，作为神属灵的国民，若看重神的道德要求，过于自己在世上的权势；若看重神的群体，过于自己想占有、消费、求保障的欲望，神就得着喜悦与尊荣。

但当以色列向列国，向自己和列国的神学习时，整个次序就颠倒了。在他们的历史中，小小地向列国的方式倾斜，最终会发展到，每个国民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

一个群体，称自己为天上君王的子民，却又每个人都只管自己想作什么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按照圣经，这样活在妥协中的以色列，已经失去以色列应有的样式。整个群体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照自己里面的声音和欲望行事，又怎能称为神的百姓？

这卷书把一个矛盾摆在我们面前：一群名为圣洁的人，却任意而行。

现在，我们开始学习士师记，进入眼前的经文以前，先说几句。这卷书整体上很少为人熟悉，但其中一些故事，大家却很熟悉。我小时候读图画圣经，常花很多时间看士师

记，主要因为那里有参孙。谁不觉得参孙很厉害呢？

还有基甸和羊毛的故事，以及后来许多基督徒效法这做法、作出的种种糟糕决定；还有参孙和大利拉，里面那些欺骗与算计。个别故事虽然熟悉，整卷书却难读，也不常被讲解，因为它很有挑战性。

它记述可怕的人，作出可怕的事，产生可怕的后果。读完以后，你会问，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记在这里？这群人，怎么可能是神圣洁的国民？

这星期，我与一个非基督徒交谈，对方并不知道我正要讲士师记。他却说，整本圣经最令他反感的故事，就是士师记 19 章所记的事。

这卷书会叫基督徒脸红，因为神竟把祂百姓的光景说得如此坦白，却仍愿意承认他们属于自己。神怎样对待那些不顺服祂的外邦民族，也会使现代人退缩，想赶紧翻到约翰福音，免得别人觉得我们太古怪。

然而，士师记会使你明白一件本来读整本圣经就应知道的事：圣经不是一本美德故事集。如果你来读士师记，是想找一张行动清单，学习怎样挽救婚姻，怎样在郊区过上合宜的生活，你会很难挑出一个适合效法的英雄。

你会看见一些人，作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事，后来却又在新约中，被提到是有信心的群体的一部分，是神自己承认、爱着的人。甚至最好的士师，也有如此显眼、致命的缺点，以至我们实在不能在主日学中指着他们说：“好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。”然而，我们也会发现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，基督徒的真实光景，确实就是这样。

这卷书虽然不是美德故事集，却是神施行拯救的书，而且越读下去，这件事就越清楚。到全书结束时，至少我们会认识，神的百姓若任凭自己，永远不能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，永远不能成为祂所要求的圣洁百姓。

无论神多少次来改变他们的处境，无论他们悔改多少次，多少次走到台前表示决志，最后总会跌回同一个泥坑。如果神不采取行动，从根本上处理这问题，他们就会永远留在那里。他们不可能凭自己的顺服，得着应许之地。

他们需要从外面来的帮助，至少需要以色列中有一位王。更深一层，他们需要一位绝不放弃自己应许的神。带着这样的认识，今天我们来看第一、第二章中的几件事。别担

心，我们不会逐一研究每个名字的词源。

首先，经文呼召他们，要彻底征服应许之地。全书以“约书亚死后”开始，盼望这会令你想到别处。约书亚记开头，不也是“摩西死后”吗？那时的的问题是，摩西死了，谁来带领我们？如今打开士师记，约书亚死了，谁来带领我们？

这个问题牵引着整个故事，应该使你留心等候答案。但读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没有人能真正带领他们，人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因此，以色列需要一位王。

开头提到约书亚的死，是刻意的安排，要使我们寻找带领者，也使我们回顾，是什么故事把我们带到这里。摩西领百姓出了埃及，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最后是在约书亚带领之下，神的百姓踏进应许之地。

神使他们在耶利哥和各处争战中，经历奇妙的得胜，开始取得、占有这片土地。神应许约书亚，要把这地赐给他们为业；但每次应许，随即也吩咐他，要谨慎遵行律法所记的一切。

约书亚已经取得许多土地，但士师记开头，却让我们知道，这地还没有完全安定，迦南人仍住在其中。所以，读士师记时，要把约书亚记最后的吩咐放在心上：神应许，他们必照祂所起的誓得这地为业，但必须谨慎遵行律法，不可与其中的列国混杂，不可提他们神的名，不可指着它们起誓，不可事奉、叩拜它们。

神说，要把这地给他们，只要他们谨守祂的律法，特别不可与那些国民相安混居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如此，他们就会受诱惑，去事奉那些国民的神。

这就是读者进入士师记时，应当已经知道的背景。他们要取得这地，把迦南人从其中完全赶出，安居在那里，使它成为神圣洁的所在。因此，首先是一项彻底征服的呼召，但紧接着，我们所看见的，却是一场妥协的征服。

神呼召他们完全取得这片土地，经文一开始，妥协就出现了。士师记 1 章 4~8 节让我们看见，百姓求问神，谁当先上去争战；神指定犹大带头。这里有许多深意。全书最终要指出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；而将来这位王，应当从哪里出来？书中便雅悯的表现并不理想，犹大却相对突出，这已经为大卫登场预备了一番说明：你们需要一位从犹大而来的王。

犹大照神的指示上去，要取得那地，起初就经历极大的成功。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

他们祷告，神回答，神与他们同行；我们自然期待的，就是得胜，而他们确实得胜，开始取得各处的土地。

在比色，一万人倒在他们面前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也捉住比色的首领亚多尼比色，也就是“比色之主”，砍断他的手拇指和脚大拇指。又到了令我们惊骇的地方：神的百姓，怎么会这样作？但请注意，谁对这件事，一点也不觉得不公？

恰恰是比色之主自己。他说，我从前就是这样对待许多君王，如今落到我身上，当然是神的报应。神来洁净这地，一万人被杀，而那个带头以不圣洁的方式苦待别人的人，如今也承受了相应的报应，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，或者说，以拇指还拇指。

说完这些话，他便死了。这件事摆在我们面前，是一种理想的情形：求告神，祂与你同去，你们得胜，地上的君王倒在你们面前，神向那些长久在这地违背祂律法的人，施行公义。这正是我们应当期待的。

在同一段经文中，我们也看见理想的以色列人。迦勒出现了，我们在约书亚的故事里就认识他。他提出一个条件，我们也许会觉得，不知道这样好不好；但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责备他，而且这件事也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伏笔。

他说，谁能攻取这片地方，就把女儿给他为妻。他的意思是，我想为女儿找一个有尊荣的人，找我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一个。谁能完成这事，就可以娶她。俄陀聂，就是后文还要出现的人，果然上去得胜，娶了迦勒的女儿。

接着，他们求土地；她又为那土地求水源。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是以色列中理想男子与理想女子的样式：他们想要应许之地，也盼望那地能够兴旺。

没有水源，土地有什么价值？如今既有地，也有水，就可以成为流奶与蜜之地，为他们出产。他们作了神所吩咐的，奉神的名征服，如今又求这征服所带来的福分。我们看见一场理想的得胜，也看见理想的以色列人。

然而，这一段结尾，却在理想的图画旁加了几条注脚。你注意到士师记 1 章 19~22 节了吗？士师记 1 章 19 节非常奇怪，应该会使最初的读者留心：“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”

我们读到这里，觉得很合理。从军事技术来说，他们的装备不如对方，一边仿佛拿

着棍棒石头，另一边却有先进的军备，自然打不赢。但这个故事前面，明明说的是“耶和华与他们同在”。

他们本来应该记得出埃及，记得耶利哥。神若与我们同在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可是，忽然间，他们竟不能赶出那地的居民。这句奇怪的说明，至少应该引起注意，也预告将要发生的事，是一个不祥的伏笔。

接下来，还有一条正面的说明，一条负面的说明。迦勒赶出了亚衲族人；但便雅悯却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还留下那句令人不安的注脚：“直到今日”，他们仍与我们住在一起。

所以，这场征服一开始十分光明，后来却渐渐黯淡。这是犹大的征服，后来以色列南方的支派，就从这里发展出来。

然后，经文说，约瑟家也上去了。约瑟代表北方支派，以法莲、玛拿西，后面会逐一列出。北方支派去取得自己的土地。

如果刚才因为铁车，以及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的事，使故事失去了一点气势，那么，约瑟家一上去，气势仿佛又恢复了。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使他们立刻得着显著的胜利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次胜利中，有个人获了宽待。以色列人对一个迦南人说，你若告诉我们怎样进城，我们就善待你。那人果然指了路。因此，故事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得胜，也带出了另一个问题：他们对于一个迦南人作了应许，要怎样处理？

他们遵守了应许，让他和全家离开。那人另建一座路斯城，这却不是好消息。作者又补上一句，直到今日，这城仍在那里。他们正在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这究竟是好事，还是坏事？这应当成为他们投入的事吗？

这又使我们想起约书亚记中的另一个故事。喇合忠于以色列人，藏了探子，因她的帮助，以色列人得着胜利。但两件事有一个重大分别：喇合留下，成为以色列人之一；这里的人，却离开，建立另一座不属于神百姓的城。

因此，即使北方第一次征服，也有暗示告诉我们，事情也许不完全对劲。接下来，整部书就仿佛开始散架。耶和华虽然与他们同在，士师记 1 章 27 节直到本章结束，却让

我们看见一个个不理想的结果。

起初，他们虽然与居民立约，至少还赢得了土地。后来，土地没能完全取得，即使占了大部分，居民却仍与他们同住。再后来，他们把当地居民收为奴仆，似乎也算不错。但到了最后，但支派反而被赶回山地，原住民不许神的百姓下到平原。

事情从“把他们完全赶出那地”，变成“我们与他们同住”，又变成“我们与他们同住，还让他们作奴仆”。妥协再一次显得很有道理：你总不能指望每次都赢，况且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还有那么多工作要作，留些帮手，不是更好吗？

让奴仆作那些艰苦的工作，不就能更快建立神的国民吗？于是，脑筋转动，借口一个个出现。原本应当把迦南人赶出那地，如今却和他们一起，居住在应许之地。

最后，情况甚至恶化到，应许之地的某些地方，他们根本拿不下来，因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的势力太强。如果只从某一层面看，以色列表现得还不错。

想象你是这些以色列人的曾祖辈，从前在异国作奴隶，如今却取得了迦南的一些土地，大家都住进去了，最“糟”的事，也不过是自己也有了一些奴仆。从大局看，似乎进步很大，离神起初的要求也不算太远，余下的细节，以后再处理就好。

一种读法就是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对方有战车，有些地方，我们实在拿不下来。但士师记 1 章 36 节的表述却很奇怪，它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。这是作者在提醒我们，那仍是亚摩利人的地，不是以色列人的。是以色列住在他们中间，不是他们住在以色列中间。

很有意思，作者先给我们一种对事情的描述，以及照这种描述得出的结论。他让我们看见，人们当时是怎样理解的：我们打赢几场，打输几场，也得了奴仆，还不错。但到第二章，他说，现在来看看，神怎样解读这些事，怎样评价第一章刚刚发生的一切。

犹大上去了，约瑟家上去了，如今，神的使者也要上去，对这一切发表祂的评语。所以，最后我们要看见，带着妥协的征服，根本算不上征服。

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来。吉甲是神与这一代百姓立约的地方。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，在那里受割礼，埃及的羞辱被除去，神向他们赐下应许。那是一个有特别礼仪意义的地方。

使者从神赐应许的吉甲出发，却来到波金，就是“哭泣之地”。一开始就暗示，这

故事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好比从举行婚礼的地方出发，最后却走到离婚律师那里签文件。使者上来，要就百姓所作的事，向他们说话。

祂先提醒他们自己的历史：“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：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”神曾起誓，要把这地赐给他们，整个地区都要属于他们。

然而，下一句话，却使我们感到紧张：“你们也不可与此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！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；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。”

第一章里的人说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甚至作者最初的叙述，也说，他们因为对方有战车，不能赶出那些人。但接下来的评价，却让我们知道，问题不只在于“不能”，而在于“不肯”。

他们说不能作，神却不这样评价。祂说，你们不肯把他们赶出去。不是没有能力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；而是你们凭眼见，凭自己的推理和借口，决定不去作。因此，我要这样判断这件事。

我们也常说：“我实在不能照神的要求作。在我的行业里，要诚实，又要谋生，这两件事怎么能同时做到？”或者：“同龄的孩子都这样作，怎么能指望我什么都不作？”“我实在不能……”后面那一段，你可以填上自己的理由。

这正是以色列人所说的，我们不能赶出他们。但神说，那不是事情的真实解释，你们是不肯。我是使你们在耶利哥得胜的神，你们若愿意向前去作，当然可以。但你们在妥协中拒绝了。

于是，两件事实摆在一起，产生强烈的张力：我曾起誓把这地给你们；但因你们不听从，我如今却说，不再赶出他们。神照这两件事评价百姓。他们会受拦阻，会被这肋下的荆棘辖制，神要使他们陷入自己所选择的网罗。

拒绝神的统治，我们总以为，会带来某种自由。我们说，必须先妥协，才能得到这件东西；得到以后，我就自由了，就快乐了，最深的需要就满足了。所以，先把神的要求搁在一边，等拿到我要的，便会幸福。

这些人把周围的居民收作奴仆，神却说，你们留下他们，也留下他们的祭坛，如今那些祭坛就要反过来奴役你们。你们要被这地的神困住。原本答应给你自由的，最后却把你捆绑。这就是一切偶像崇拜的问题，不论它以哪一种形式出现。

记住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诸神的地方。我知道，表面上不像，我们并没有跪拜什么。但打开电视看看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敬拜某样东西，而那些神，都在应许某种好处：喜乐、安全感、你以某种方式渴求的爱，或人生的意义。

如果其中任何一样，占据生命首位，使你想得到它，过于愿意事奉神，那就是一个陷阱，最后会把你缠住。如果金钱是你的神，金钱就会使你被捆绑。一路追逐下去，你会失去那些本来使“有钱”变得有意义的东西。

我们为什么要钱？想得着自由，好作些事，祝福所爱的人，享受一个美好家园的喜乐。但有些人在金钱的祭坛上牺牲自己，到终于得着钱财，回头一看，那些原本声称要为之努力的人，却一个个已经被抛在身后，在这个过程中受了伤害。

又或者，家庭成了你的神。问题就在这里，极好的事物，也可能成为奴役人的神。如果完美的家庭、把一切安排得恰到好处，成了你的最高目标，你就可能变得专横，处处控制。等到儿孙都长大，你却早已把人推得很远，谁也不愿再走近你为他们布置的网罗。

你所寄托的一切盼望，最终都落了空。如果你的偶像是某个人，你也会变得黏人、难以相处。

那个人会想从各种关系中寻找出路，惟独不想再与你相处。有些人也许知道艺人拉塞尔·布兰德，他最近写了一本书，谈自己参加戒酒互助计划，以及怎样醒悟，重新认识这个世界。其中有些观察很值得思想。

他说，有人把十二步互助小组称为一种教派，甚至会说，任何有一套信念的团体，都可能这样称呼。但参加这个计划，使他觉得，不是加入了一个控制人的团体，反而是从一个控制人的团体中，被释放出来。

那个原本控制他的体系告诉他：你现在还不够好，必须出名才有价值，必须有钱才能活得有意义，应该按肤色与阶级，决定自己与谁来往、属于哪一群，而人生的角色，就是不断消费。

那仿佛活在黑暗里，偶尔被广告牌和屏幕照亮，屏幕总框着某张微笑的脸，想卖给你一些东西：电话、食物、偏见，低廉的价格，低下的价值观，肤浅的思想。他说，我们其实默认就活在这样的支配之中。

每次我又把幸福寄托在物质世界上，它都再次令我失望；而这个互助群体，仍让我可以回去。他说，宗教讲偶像崇拜时，我觉得，自己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每当我把别的事物，当作神圣、当作拯救，我总会陷入麻烦。

把那些夸张、仿佛从云端传下命令的表达拿掉，所谓不要太被人际关系或金钱缠住，听起来，也像祖父母会说的话。然而，我就是容易把这些东西，都当作自己的救恩。

事实是，我们都仿佛被设定成，要在神以外的事物上，寻找依靠。若不从中醒来，我们最终就会被那些原本以为能带来自由的东西困住。

因此，作为这卷书的开篇，我们应当看见什么？神面对的是一群不断妥协的百姓，而这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妥协。后面的某些故事，还会严重到不适合轻描淡写地讲给孩子听。

可是，神已经应许，要永远作他们的神，要把这地赐给他们。同时，祂也说，你们必须为我成为圣洁的百姓，这是我的要求；你们若不圣洁，我就不能让你们得着这地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张力，全书要一次又一次，把它推到我们面前：神怎样解决这个难题？祂绝不背弃自己的话，也绝不在圣洁上妥协。一位不妥协的神，怎样对一群始终妥协的百姓，持守祂的应许？

直到我们看见，以色列最终的君王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才会明白，神是何等定意，要拯救那种会作出士师记中令人几乎读不下去之事的人。

祂如此看重圣洁，如此认真对待那些你违背以后，还觉得无关紧要的小小要求，以至愿意使自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，好为自己赎回一群一次又一次使祂失望的人。

无论哪一方面，神都不会背约。祂要把所应许的，确实赐给祂的百姓；但除非他们成为圣洁，祂也绝不任凭他们进入。

因此，神披上人的肉身，活出以色列和我们本该活出的生命，也为这卷书中、我们自己心里，反复显出的种种败坏，承受你我当受的死亡。祂使我们知道，这位神绝不放弃，

直到为自己赎回百姓，并向世界显明，祂的圣洁，绝不可轻慢。祂是一位不肯妥协的神，纵然祂的百姓，看起来除了妥协，几乎什么也没作。回想今天开头的问题：你是一个妥协的人吗？如果你说不是，你已经在撒谎，而这本身就是妥协。

好消息并不是，读完士师记，你从此再也不会向神妥协。它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是使你认识，祂绝不会妥协。因此，祂把基督赐下，拯救最污秽的罪人，使他们知道，自己在祂里面有地位，并不是由某一个星期的表现来决定。

同时，你也有这样的盼望：祂绝不停止工作，直到末日使你像基督。我们不会永远困在这个失败又失败的泥潭里。有一场复活，为我们作保证，那时，我们都要全然归主为圣。

今天早晨，我们来到主的桌前。这确实是一个记号，却不只是一个记号，更是神亲自向你发出的话，也是圣灵喂养你的途径。它向你显明，神对你的应许，绝不妥协，也把祂怎样看待你们这些百姓，摆在眼前。

带着这个认识，再想到讲道开头列出的种种事情，想到你愿意在哪些地方妥协。作为牧者，我有时很难知道，你究竟怎样面对这些问题。但真实的情况是，我们每个人，都带着妥协来到这桌前，都没有履行自己这一方的责任。

你知道这件事，正因为基督的身体为你破碎，祂的血为你流出。这张桌子见证，你不能凭自己来到这里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到神面前，也不能凭自己的行为，使祂喜悦。

但神在你尚未作什么以前，就定意向你施恩，差祂的儿子为你死。祂当时既肯如此，如今你已经作祂的儿女，祂岂不更愿意喂养你、扶持你，把今生和来世所需的，都赐给你？

不论你有什么疑惑，有什么挣扎，觉得自己怎样没有履行责任，事实确实是，你没有履行。但神成全了。约的两方面，神都为你成全，使你能带着确据，领受这筵席，知道这里所应许的一切，都属于你。

不只是今天，而是直到永远。愿你今天早晨，因基督得着饱足，愿祂把自己赐给你，喂养你，赐你力量，在今世敬虔度日，最终永远与祂同住，不再挣扎于如今这些不断缠累我们的事。

让我们祷告。